伊濱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

元　王沂　撰

題跋

題胡士恭涉江集

有務焉則神疲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囿二者文累而奪詩之工雖未敢既氣埃處閒曠日與逸人勝士觴詠其嗜欲之蔽泰解无遺勢利遐想夫灝氣之初太素之始文綿邈慮之擾士恭得乎濠上者若此宜

31927

其詩之工且多也由是而工之不已窅其與含之彌章幽其趣韜之彌光潔其氣遠之彌芳澹其味咀之彌長清其韻聆之彌揚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士恭以是求之則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

書麥舟圖後

嘗讀陳履常詩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未嘗不撫卷嘆息以為名言由是觀之則

冉子之請原思之辭皆非義也孟子於薛宋則受於齊則不受莫非義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堯夫咢卿皆一時偉人傑士其於取與必有見於此

題孝節卷

夫有德色之子則有誶語之婦有高義之夫則有偕隱之妻劉氏之守節固偉矣亦處士之孝有以化之也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信哉而況關雎之行流風之被乎江

漢者當何如也雖然子之致孝其親妻之弗移於夫理當然也而韓氏夫婦迺屢太史為之書噫

題獲麟圖

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噫

題李敬齋樂府後

余嘗觀敬齋賦鴈邱雙蕖怨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者如黃魯直陳無已

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老者今觀全集其語意渾厚絶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題晦室

甄德修命其藏修之室曰晦而王子為之詞曰春華之榮須風光以成煥其神明須含光以貞龍蛇之蟄以藏身尺蠖之屈以求伸卷顏之如愚而贄之耕於有莘晦其名者昌晦其德者百世不忘斯聖人之所以洗心於密而退藏

題大學治平龜鑑後　李朝佐著

窮經將以致用者也漢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竊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進諫六經之用固不止於此然視夫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如何也余有取乎大學治平龜鑑者以此云

題歐陽公權墨迹

宋江文忠公萬里稱歐陽公權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

玉澹然無世間榮利意評其文髙處逼西漢其推重如此此記雖非愜意之作然憂世之心溢於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論也

書紀將軍傳後

晉州鼓城之東有封巋然相傳為漢紀將軍墓鼓城居民紀姓者百餘家皆云將軍後葢信然也司馬遷班固序漢之興七有畫一策下一城皆為立傳而將軍以身殉國脫髙祖於戹忠義之氣到今凜然如生權懸夫運

籌游説搴旗斬將之功何霄壤之寥絶也是宜詳其冑
出而傳之以勸忠於後世而乃附載焉繆矣雖然彼運
籌游説搴旗斬將者雖赫然震燿於一時而泯滅無聞
久矣將軍獨俾人稱思至今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其
忠義之在人心者使然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將
軍在之矣紀姓有仕國朝為千夫長者曰禎字天祐為
廟以祀余既嘆史氏之陋而嘉天祐之能表顯其先也
於是乎書

書硯北生傳後

至順間余嘗序硯北生集古印考是時生年甫三十挾此著書游京師一時賢豪知名士皆與交生負其有不肯俯首隨流俗已而歸吳中後十年余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第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内精賞鑑可名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而已既而余承乏翰林一二貴人亦相繼去而無知生者矣又三年詔修遼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聞見甚

博敘事有法宜以前代陳無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復以白衣難之至是不見生十五年矣道士張一無來出吳興王蒙著硯北生傳讀之笑曰昔米元章以高世逸羣之氣而姍侮杜少陵於數百年之上豈獨為一薛少保計哉生方以圖書翰墨之樂而錙銖軒冕以湖山釣遊之適而塵壤埶利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余亦淺乎知生者矣乃補傳賛曰鼓文周篆鈌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螭盤蟄臥紋雷穀商甗姜鼎敦

有牧琱戈蟲魚畫狸鵲斷縑敗楮倒囊贖雜然前陳什

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吳郡陸

題理千户孝行傳後

歐陽子云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觀此則知理君之孝行可尚也哉

文

謁鳴臯山三清殿文

鶴鳴之山秀而雄兮方壺蓬萊此別宮兮雲旗羽輪飄乘風兮烟消月出聞瑽瑢兮哀此嵩民瘠而窮兮維神之祐助歲功兮藥疾驅癘攘螟蟲兮雨暘以時沴易豐兮桴鼓不鳴囹圄空兮爾壽爾昌曰農工兮何以報之愧於中兮謁於靈宇嚴以恭兮神之惠我曷其終兮

謁木門義應侯廟文

撮土之山勺水之淵苟利於人有神司焉況於嵩高卓瑋拔出倫類出風雨見怪物而合於先王之典禮者耶維神血食此邦著於前代靈蹟昭昭攘凶拯害其式遵故典敢修禮謁永維靈德常祐斯民則民之事神其孰敢怠

謁三塗龍祠文

三塗之險實險而奇創立峩峩帶以長伊其險伊何有神司之神有靈蹟邦人所祇噫風震霆騰雲擴霓驕陽

以祛膏澤以施拯溺攘凶庇廕嘉秠開闔變化其功孰窺我民報事豈有數思爰卜其吉蚤駕以馳爰肅我躬爰謁靈祠爰求民瘼匪禱我私爰以薦神神其歆之

弔鼂錯文

有漢失馭兮裂土擅强太阿倒持兮黄屋翺翔綱紀逆史兮弗慮弗匡馮口或啟兮冒蹈斂鋩賈策之畫兮流涕浪浪大夫之弗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噫[illegible]盭之云錮兮俞扁深臏其旁厲鍼石以從之兮衆果竊笑其為狂

猛獸之在山兮樵採擯迹鷙翮之高翔兮狐狸不食何
大夫之忠勇兮君胡惑夫讒賊詎覆敗之是圖兮卒快
心乎仇敵殺身之匪余戚兮哀宗社之將隳苟余心之
無愆兮雖勦絕而奚悲嗟夫世之議大夫兮曰胡蹈殆
而弗疑術數之自操兮斯聖人之所非身居而君將兮
固召禍以媒讒君子之過忠兮故忍責其纖微羌余衷
之坎坎兮獨咏嘆而長思余哀後之人兮何鞠恖而抵
巇咸嗟畢而嘆老兮孰懼忠讜之或虧膽馬鬣之遺封

兮聊徘徊于潁湄緬遺塵之邈絶兮涕浪浪以沾衣

贊

天衢子贊

翰林供奉李彦方自號天衢子贊曰豐下而腴有美髯鬚冠服也儒春温盎如紬金匱書直承明廬扁舟江湖世莫能拘彼疾其驅我車徐徐與時卷舒是為天衢

二賢贊

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為西江彭君宗徐書仲長統樂

志論陶淵明歸去來辭宗徐弟宗建求余書其末余謂
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
論所能盡者迺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曰有漢徵士
世居山陽策幹之敗厥聲益彰俶儻敢言或以為狂發
憤著書其言曰昌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卜居清曠於焉
倘徉散策平林濯纓滄浪雅操南風妙曲清商呼吸精
和靈龜與藏猗歟先生與道翺翔有晉處士少而居貧
州府三命不屈元纁棄官從好厚志薄身賦詩歸來寂

寘之濵濯畦鬻蔬魚菽是勤宵盤晝憇非舟非輪抑揚
與朗其辭不群白璧微瑕孰云知文簞瓢屢空短褐懸
鶉求義而義求仁而仁曰康曰惠往世同塵猗歟先生
天之逸民

王善甫畫像賛

千歲之松百鍊之鋼遇挫弗虧雖老益彊撫民也煦兮
春陽擊強也凜然秋霜髪白顔蒼洗心退藏觀浮雲而
一笑聊杖屨以徜徉

張淳甫像贊

洛陽張生舉拜且泣請於余曰先人以潛德晦行聞於鄉而卒窮以死舉也無似懼無以表見於世先生其哀而賜之文俾托以不朽吾小人亦與榮焉予弗獲辭為之言曰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荒唐之言至於仁者天鄙者壽賢者窮愚者達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弗謬嗚呼張君璞玉之良道堋於中而暴之以藝孝行于家而譽聞於鄉然而善不克報勤不獲禄謂天

有知何禍何福謂天無知何後之淑舉也勉旃姑務于學以求其傳庶足以發幽光於九泉古之所謂倚伏者尚可信而俟焉申包胥不云乎天定而後勝人人衆而能勝天

奎章照磨林彦廣侍儀舍人畫贊

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紫宸之班濟濟蹌蹌望之猶鳴鳳之在朝陽比其凜而清頎而長言而文神而昌直承明廬登寶繪堂者邪

遺安堂贊為李唐卿御史書

維士晦顯繇時亂治即以求安其旨有二其在於易隨時之義義猶權衡曷可錯置其在於書曰安汝止道猶規矩方圓是視三仁事殷或去或死二老歸周或用或恥是義之安以時而已君仁臣敬安在於是止慈止孝曰父與子是道之安不易萬世龎公棲遁丁漢之季豈表是依聊以避地遺安之對可施於彼表終不悟徒高其事猗歟世德醴泉仙李其承有子以文起仕既貳天

官為材御史有孫嶷嶷亦紹厥美畎畒之安烏得而擬
曰視諸道其安以此其安以此維後之祉

銘

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于萬物所貴為己蹈賢軌賢由己而己惟爾從欲得
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恥精擇
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先君硯銘

其厚也不反不側君子之徳其潤也温其如玉君子之澤惟其然余先君子寳焉以昌斯文之傳

碑

知宣德府王公遺愛碑

宣德郡兩京間險帶河山勢壯屏翰列聖時巡馳道所從出車傳旁午民廬阜蕃猶漢三輔歲廵幸服御供帳陪扈百官廚傳飛輓鏹屬罷軟吏既喉喘顛汗免罪戾不暇而並緣為奸者躍躍以喜矣其鷹摯以峙威猛令

以趨辦則又民不寒而慄其有臨政而民安之既去而思之不忘者可不謂賢乎哉廼今王公既代之如千年而民著其善政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則其賢可知矣初延祐三年陝西牧弄兵朔漢皆警上都留守議時丁祁寒宜預具羊裘以待戰士既具而請其直賦宣德屬邑裘帽袴四百餘雙襲既輸而直不下已而西北解嚴歲輸不已民以故敝其資或立劵舉責困不能償至鬻妻子歷十四年吏師耳目不究公曰弊有大於此

耶事首於一時權宜者曷可因於後況畿輔根本地王
化所先民可重困也哉即下令其屬罷之既而留守司
亦不復語所輸公代去久之徵如初時至元三年也公
家居上京聞之歎曰夫任其事必圖其效我為政於彼
而惠莫能終可乎且古之君子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
吾豈宜避一時之嫌而貽其民百世之害迺析陳其顛
末於分司御史罷之如公言於是民懽呼以手加額曰
公德我民至矣哉且以武川劉翽之序介國子助教康

君魯瞻來請書公名敏善甫字也蔚州靈仙人早以儒
術飾吏事嘗拜御史西臺丞㳺用監同知上都留守司
所至聲赫然今特紀其為宣武者繫以詩曰治理孰難
厥惟王畿懦或勢田猛威禍基一弛一張惟相厥宜我
以吾誠孰難厥施灤水之陽居庸之北睠此奧區拱翼
都邑民物夥繁風氣淳質順時撫方布昭品式從官衛
士羽林鷹師其來如雲其給星馳曰此常供民敢或違
豈其誅求恒若登陴惟我王公若疾在已蠹宿弗剔曷

致於理公言諄諄如裘之温惟誠動神而况於人昔也
五穀貴擬狐貉今也在野戢戢其角昔也紐聯婦手胼
胝今也然膏緝毾而機民言公德我覆我育豈惟婦子
及我牢畜博瘠蘇僵起我嚬呻公燕壽考式慰我民我
民之思載歌載詩庸勸後人德馨似之

伊濵集卷二十三

元 王沂 撰

碑

樂平縣尹康君遺愛碑

平棘康君庭玉之尹樂平也容而不煩嚴而不苛敎民趍農桑通溝洫以厚民生興學校以熾其俗又以其餘力封壇壝理傳置悉如法其識事如著龜操守如氷霜憂民務如家事衛良善如生刋不為機巧刻察而治獄

不撓曾無嚴聲惡色而吏縛不得逞里惟户懌咸曰有惠愛於人既去官邑之里壘林野之民願伐石以紀其政以耆老閻惟寅之狀來徵文曰邑民有與大姓爭田者大姓力能動縣州吏曲文為道地民憤死其妻藉以中之逮繫者四十人獄具君求得其情民泣服釋濫繫者歲大旱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君薰祓禱羣望得雨遠近周浹變瘁為榮易憂為喜民曰君精意所致也君名國器早以明習法律推擇為吏歷官和順南宮二縣

簿故能深知民隱所立卓卓如此嗟夫理民莫近於守
令也今凋郡敝邑相望蓋能推其功惠及民者鮮也君
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民思之不已亦難矣哉
乃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曰樂平之郊載歌載謡
有緯其政其聞孔昭聞也曷以宜民而已宜民曷以以
其夷易獄訟之濫繫者充斥君來聽之髮櫛絲績時澤
之愆我民焦然君禱而澍錫之有年遺秉栖畝囷藏露
積富我鰥煢繫君之錫原有喬松隰有豐草無壯無穉

祝君壽考式爾後來視君之為太史之辭我民之思

真定路饒陽縣主簿呂君遺愛碑頌

至元之初詔天下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海内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時羣下遵職惟恐在後而饒陽縣簿呂君以治行聞歲滿代去其民聚而謀曰我民之德呂君至矣顧無以自效盍以君善政刻於石乃俾邑之士尹彬張思禮走京師請余曰呂君之為饒陽也以平恕質慤為主不矜智飾名每事輙分別可否而使其政

皆由長以出以故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先是賦稅失其平民往往轉流君正稅籍墾姦蠹若疾痛嗜欲在已復其業者五千餘家歲輸米五千石武强出入主撮若家計然於賦役度勢不可蠲除者然後第甲乙調發與民爲期會如補倉廩治渠道費不煩而民不擾滹沱水齧堤府調陻塞君賦葭葦均吏繇句而集府歲買桑楮蘊絖給受有法無均否之弊無會集之擾凡民有訟曲直君濯手擿爪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

誨諭遣去民有爭分財訴戶役積歲不能決君為辨之卒使感悟而去久之政洽豪猾屏迹鰥寡遂養弛壞更草迺興學校建加封先聖碑與其長貳春秋釋奠以宣教化以故嶷然有能名部使者二千石舉其材將用矣而我民思之不忘公其賜之文以慰我余謂為政莫難於為縣也而簿為尤難凡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也惟其長之同則奉法之吏從而繩之不為其同而惟其志則為侵官為立異若呂君者不矯矯為異不翕翕

為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蓋人有所不能及也不為之頌則為善者何以勸焉呂君名秉字士寬世家中山之無極其材方嚮於用其可頌者庸詎止於是歟詞曰昴畢之分饒陽其邑流聞王城有偉其績焉以致之時維呂君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此張彼弛補刓葺弊庭絶滯訟濫獄無繫流亡既来君能撫之我無爾暴爾無我欺驅我蟊賊膏我黍稷我倉既盈爾廩維億何以祝之福禄如茨何以昭之琢辭于碑

墓誌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游李濟卿以狀走京師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

諱安世載德弗燿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者為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陜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栢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

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焦飬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礲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衆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為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歷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

子而君已老矣君為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評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為多屬疾垂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噫是豈無得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於身其有餘者以褒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碣上曰彼貿吾靜以守則勝彼

棘我徐以求則迂不觷不棘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其藏琢銘斯石過者必式

故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賀君墓碣

賀君名據德字天爵太原清源人也初試國子伴讀後中泰定四年進士第丙科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既漘乙外補以至順二年八月丁酉終於京師僦舍春秋三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鄉之先塋次君初從今翰林侍讀學士富珠哩君學雅為故國子祭

酒宋君誠夫今國子司業謝君敬德器重其家故寒也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侍母以孝聞出從友朋以矩法自持為學勤苦旦不頮水夜不解帶黼研覈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為是由是於場屋之文膏潤氷釋義理溢發既編修史館行加修名加聞若將施之而固止之斯其可哀也夫初科舉行士之策名者纍纍智運術展於清資顯轍軌契而取君既為館職矣天與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豈暫顯之而終蔽之是殆不可曉者

也既沒之如干年當至元之初清源縣大夫孔禮字仲
理石以表其阡以監察御史呂君思誠幽宅之銘請文
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
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嗟夫吾銘不愈
重於脫驂乎君可以無憾矣繫銘碣上曰孰夭而屈孰
壽而伸其天其人磅礴氤氲復歸而真

承務郎南陽郟縣尹郭君墓碣

君諱泰字通甫姓郭氏其先陳留人在金季有長千夫

者逸其諱天兵定河南君之祖全集蕩析之民為百户隷武宣王察罕麾下既聞即命為官長以撫其衆始徙家襄邑故今為襄邑人考元贈承務郎汴梁總管府推官母氏李贈恭人君早從舅氏故叅政李成肅公學練習典章律令因草損益至大間朝議修通制用薦者與編緝書成補中書户部掾有能名遷河南行省掾而名益顯丁母憂服闋授承務郎尹南陽之郟縣他州邑訟難決者部使者悉屬君已而以疾歸調監衛輝路驛不

赴以後至元戊寅閏八月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七配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榮祖國子伴讀欽祖繼祖尚幼女二人適士族君既葬之七年榮祖以穀城縣簿劉中孚之誌求文其碣曰君為人和平質簡不矜智取名其施於為政亦然至有所必行人亦莫能及也初天歴皇帝之入汴起萬夫長之罷廢者命守潼關以拒西軍而漭田沉湎自恣間縱帳下惡少肆剽掠軍民洶洶如驚鹿已而潼關失守坐法下閿鄉獄其徒破械出之走郟

縣匿逆旅舍君聞往捕左右曰彼將家子勇健多力未易當也盍請于大府君曰吾備位長民有罪可縱乎既就縛護送汴君應賞不下或勸其自陳一笑而已此行已居官已試者也是宜書銘曰君之為政小法必慎及其臨義則奮而進俾擴其施詎止于斯奚嗇其為惟後之詒

伯姊墓誌銘

伯姊王氏先君宣城公之女嫁東垣侍其氏為嘉議大

夫浙東廉訪使同朝之子婦侍其君通之妻笄而柔嫕靜約動應儀法於刀尺鍼縷不習而悟於圖史知大㫖於孝友天得也長而擇所歸仰恭俯慈宜於家方其盛時中外聚指數千歲時饋祀以恭先之而恩意所逮踈戚如一舅歿姑老分任家政侍其君名宦未立卓越不羈賔客過從車騎魚貫擊鮮置醴彈絲吹竹歌呼遨放竆日夜不厭而家業少衰矣吾姊相以儉約納諸繩檢斥貨簪珥珮服奮厲營畫秩秩有序以儲以積至有田以

食有廬以居飭其子以學不倦此其德性智術非偶然
者人皆謂宜壽而康克備成福不幸年三十八以卒嗚
呼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祖考之德行於家也
以延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姑孰即以其年某月
某甲子葬于姑孰溪青山之原子男曰某嶄然有立王
氏世家襄陰今為大梁人吾姊為金監察御史諱銳之
曾孫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諱振之孫宣城諱宗仁
之女為之誌者其弟沂師魯也銘曰聿是壼彝一其初

終振彼單微實保其宗在德靡虧奚報弗隆昌以告哀納銘新宮

鍾教授墓誌銘

客有挾五行書踵門來見曰鍾萬鍾試告以歲月時具道余生之辰月宿星斗而金佐之用是剄介自將不能俛仰俗尚誇譽相尋若素所聞見其然者余灑然異之問其所傳慼然曰吾先子早遊江南得李虛中學而周覽旁浹星歷書以翼其術推人之壽夭貴賤貧富憂樂

奇中而不失繇是名聞江淮間晚而劬躬教子萬鍾未
及養而遽大棄之矣又無以識諸幽終天之恨也公幸
哀而賜之銘即死無憾翌日袖繁昌縣大夫張純仁之
述一通來授余憐其志為序曰君諱震字東叟太原人
高祖會仕金為小官曾祖耀先祖夢熊夢熊子三人益
成益禮益友益成始徙家浙右辟宣慰司史以歿君之
考也初君挾其有游姑孰繁昌間一時士大夫多神其
伎謁者浸衆君應之一以誠篤時微諷默導以救其失

晚用薦者為陰陽教授池州卒於至元二年丙子二月十五日春秋六十九娶虎林何氏子萬鍾也銘曰奚術之微奚居之卑庶乎道之為歸嗚呼鍾君其尚近之

劉宜人袁氏墓誌銘

夫人姓袁氏濮州臨清人父諱某以長者稱鄉里母李氏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東昌聊縣劉氏為從仕郎德州判官熙之配儒林郎國子助教源之母至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終京師之官舍春秋七十六即以其年某月

甲子歸葬臨清縣廣濟鎮之先兆初德州先配吳氏既
歿子淵尚髫也夫人拊字恩有加俾克有立及夫人有
子令助教與淵友愛尤篤助教之幼既捐重幣求師教
之及壯又遣至京師齒冑子于學淵悉所有以資其費
無所靳居數年明試于有司收其科歷官州縣入列于朝
德州與夫人皆以助教貴授封夫婦康寧壽考助教迎
致京師食其養祿而宜人遽卒其可哀也夫助教同余
官國學居相隣也故其子請銘不辭而銘曰子登王朝

夫老卭園謂宜百年象服魚軒胡畱其報維祉其後維瘞有銘萬世不朽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徃來新安方回萬

里西州史孝祥敬輿之門用薦者補録紹興儒學母病
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録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
卒喪還太平儒學正先是庾粟庫錢弗以豢士壹切靳
畜贏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章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
日為清爨誑士惴惴然恐户外之屨入也君獨裕人薄
已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
鄉邑之老登蛾眉亭俯大江釃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
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

尚之君歆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栖樂其溪山吾圃樹菊二百菊孤澹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隱矣明年君疾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葬烏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錄視聽錄菊泉集姑孰稟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静寬慎貌和而内有

守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誠有若其皃況也塟期及黼以
貴溪縣簿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
豊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經歴張君墓誌銘

大梁之張氏有家江南以明法飭行顯掾行省以卒者
孝叔有子承德襲教𠯁繼厥聲為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經歴以卒者諱復初中修字也少孤刻勵就學卓
犖有大志貌魁岸嚴整不可犯嶷然善為官所居聲威

流聞居平樂易長者也初辟浙東帥府史日本賊變生倉卒嘷譟白晝操利兵火官寺闔府劻勷君突出白戎帥部衛兵以距敵格殺其渠賊以故不敢迫而圍竟解益君之勇畧如此須之遷廣德尉不赴用舉者擢浙西道憲史繡衣使數倚決難事君治之恒若簡而有餘以材高遷行察院史尋調將仕郎知事平江府非其好不就也又辟南臺掾御史薦君練臺憲典故可以持憲一道遂超遷從仕郎經歷廣西道踰嶺冒瘴沴卒欝林驛

時泰定元年七月甲子也享年五十八官為封傳護送
以歸其配解氏以其年十二月甲子塟于祥符之原先
墓次初君為吏精敏果佹發伏振弛擊姦强擿根節機
張鍵閉靡漏毫末一時在勢者爭出氣力引挈之君亦
慨然將有以為也而遽止於是豈非命也夫噫嘻命之
不可空揣而材難恃以自見也久矣彼蹈汚陵巇剪剪
以覬倖其偶得也又左眄右眴而恐失之是本何理哉
君世為大梁人曾祖某祖某皆仕金季母氏鄂吞君游

余父子間相厚善將葬使來乞銘余故不辭而銘曰嗚呼張君胡厚其有既不申厥壽亦不昌厥後天耶其偶然耶我又何嗟

伊濱集卷二十四

元　王沂　撰

行狀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𦆭宋武徳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淦忠翊節先生諱椣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絶人能

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修甫冠學藝
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
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譽望四
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溺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㝠
篇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鋭意矯復古學一切
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
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

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與旨觝異剗僞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侈厥文閎肆雅奥茹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温麗閒淡氣質渾渾辭非一律横從窈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帥初漁陽鮮於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令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產業基址日益以貧

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柔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户屨鱗鱗然其聞言氷釋覿德心服勸飭礲淅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録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

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喋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彠嚴指誨峩冠逢掖翕然知所樹立廪粟庫錢整弊剔蠧修明紀綱士得以勸傚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藴然其志可知也轉從郡文學吏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歎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輙

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釡之禄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玆益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令平章髙公時恭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揗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

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
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討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
斡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蔇浙西
道廉訪使者曹啟薦曰張梜學完行尊鄧善之劉損齋
儔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淛儒學提
舉以奬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
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
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年公巘號大儒讀

先生之詩嘗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黄幹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奨後進一有所長輙誘厲奨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愨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頗喜蓺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殁子猷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藁若干卷拾遺

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
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
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
立於不朽視夫得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
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
流之女繼室牟氏子五人炬熽爥[illegible]爑燭爑前死矣五
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杭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
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

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歟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殁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爲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張君信甫行述

張君諱諴字信甫其先河中人考諱鈞金季徙家華州已而歸其挈河中子四人君其幼也君爲人内自飭勵無外飾大抵於仁厚最隆也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

能致其良其治家規畫纖悉備具以故於研窮博洽之功未暇也然明敏異甚書一讀輙能通大旨兄三人長甫冠而卒次恕次仁友愛甚篤相謂曰吾等幸鍾世德丁日繁衍微規約何以為覲迺象唐張公藝於堂又樹屋以祠其先春秋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若孫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列子婦堂下申柳仲塗之訓咸慄然警懼已而懽然相接其兄既早世君撫其長幼千五百餘指咸得其宜捐重幣延師以教諸子姪入其門

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其視族人愛以均於衣服飲食自奉尤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粟以救嘗學醫疾者歸之無親疎遠邇皆為之盡其術貧者或資之藥物衣食歲具豆糜食飢者恒百餘人天歷初陝西牧弄兵既渡河居民匈炊朝不謀夕閭里惡子席亂刼掠有掊君金帛之積者兵既定事露或勸君白有司君謝曰聚散物理之常彼先世嘗相好矣吾忍之奚以見諸地下耶卒不暴

章人以此多之其與人少合所與合不阿其意守令以
休沐造其席問起居或詢以政治得失終不能以勢利
及也遺戒諸子曰吾昆弟同爨無間言若等克紹吾志
即死靡憾君享年七十四娶孫氏子三人長克謹次克
慎早世次克寬承襲教世其家為國子伴讀孫二人曰
某曰某克寬將以某年某月塟君於條麓之先塋泣且
拜請於王沂曰先子有馴行潛德不克顯於世茲將乞
銘於浙省參政祭酒富珠哩公先生其良而述之余曰

吾雖不與而父接覿若云則知爾父之可銘也謹序次如右

故贈中奉大夫江淛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魏郡公胡公行狀

維胡公系出於虞有為周陶正封陳者是為胡公其後曰建曰廣以勲名著漢歷魏晉宋齊梁曰質曰昭曰譓之曰奮曰威曰諧之曰僧佑曰頵史繼有書迄公先初為大梁之鄢陵人在宋金繼為顯官天兵墟汴公考提

其家渡河故今占籍相州為相之安陽人天興火剽之
餘雖鄢陵葬有塋塋有碑其文剥缺不可識而牒莫得
而詳然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公之子侍御史以儒學
政事顯名朝廷而胡氏遂顯矣公諱景先字彦明以子
貴封奉訓大夫知潁再封朝請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
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
都尉安定郡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魏郡公考諱用璋以孫貴累封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母祝氏贈魏郡夫人妻王氏贈魏郡夫人享年八十以致和元年二月六日無病而逝以其年五月十日甲子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祔以夫人王氏子二人曰彛正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曰規中書兵部掾女三人長適鄭某次適王某次適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曰伯敬侍儀舍人曰伯壽尚幼也孫女二人長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次適樊某初公考禮部敏達有志操種藝自給以德行化鄉里隣有棗樹垂舍傍

棗熟墜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其屬志如此與人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久而後知其篤也居嘗愛眉山蘇氏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懽語遂自號曰陶然翁隱居而終祝夫人智識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僮擅面謾市人取直歸以自媚夫人遽云還其直且謝曰童不以質而輒汝紿吾不忍也公承德襲教力學不倦嘗慨然嘆曰辭親干祿孰若竭力以供子職屈己從人孰若隱居以遂吾志

故終身未嘗言仕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盡其哀事兄有過人之行推己屬人無不致其厚兄歿待寡嫂岳氏亦盡禮教畜其孤厚如己子同里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埒至數十萬貧莫能與息主責勢孔棘聲自縊公聞捐家貲俾償之里人泣謝持券納公所公謝火其券歲飢出倉實以賑其隣里鄉黨既匱又賣田繼之至熟衆將償公辭不受里有喪其子弱家無所有為具衣被棺木飯含以斂葬之經理其子尤盡恩意既長俾

有家願傭以報德公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已而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公食肉而甘問諸庖人庖對法以兩釜合以泥封褁中置肉火其頂趾公曰釜得無損乎味於適而器於弊吾不忍其仁厚天性然也其平居則恭謹恂恂遇人不為畦畛或欺而侮之亦不變以故鄉人皆樂其和而畏其莊其長老教子弟必以公為法曰為人如胡公足矣其孤寡饑饉之人相謂曰自胡公亡使吾無所告依其見於言行者如此王

夫人鄜陵望族性行孝謹處内外親疎之際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孝教子能成其才子官於朝豐顯矣鄉里以為榮而卒亦不見其喜子罷官歸或貧匱以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吾敢不安於命哉吾無待於外也其子居禮部喪甫除服匝月起而陜西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夫人春秋高以就養辭夫人止之曰西臺臨分省四朝廷視為重地且秦中歲凶人相食賢者急病而讓夷而忘父之訓耶無庸我憂也此夫人

之德見諸外者如此侍御由丞相府掾起家工部主事
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官十轉為正奉大夫初河南歲
大祲使請發倉以賑救者足相躡於道行省拒弗許侍
御史時為河南省左司員外郎乃代判省牘擅發米二
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僉河西隴北道憲也隴北道
近邊吏往往闊畧文法乾沒無所忌侍御按發伏振
擿利害窮治贓十有一人縄以法濫繫者釋八人豪大
吏屏息累足目公曰是不可犯也部内肅然為中書右

司都事西域僧卦釋囚以祓除者内侍奉旨引富民子
坐法當死者將縱繫侍御白宰相復置之獄其為御史
為員外郎左司也練習朝廷典章故實亦臨事明敏果
斷引大體闊細故色和而語莊矯矯無所屈皇上入正
大統聖朝故典錫賚親王宗戚庶官衛士金幣帛以萬
萬計朞月間舉故典者再用事者憂之請括金民間以
充用侍御時為户部尚書稽内府之隱得郡縣上供之
實與夫内帑藏積之羨不足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朝

度有法若家計然論者多之其為治書也時皇上委任大臣垂拱仰成而侍御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至於以道德勸講傳經啟廸人望物論咸曰是堪重任者是皆履正蹈義所至然樹藝德善在公有不得而辭焉者公之壽考康寧食其祿養而侍御入則侍帷幄賛國論退而承顔侍膳雍容膝下可謂盛矣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公既歿如干年皇上嘉公之能教厥子為才臣命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寵胡氏之子孫於

無窮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侍御將乞銘於御史中丞
浚都馬公以狀來請沂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
右謹狀

哀辭

天台趙公哀辭

天台趙公岳甫遊余父子間二十年與先君交為莫逆
於沂則師友也公既殁之二年先君捐館沂抱痛終天
繇洛南奔喪先友彫喪殆盡公亦邈不可得矣念無以

致其良者乃為辭以哭之公諱許岳甫其字也上世為
蜀人令為天台人起家以台州文學掾至年七十還政
官八轉為朝列大夫職七遷為明州路治中年七十二
終於家公學博而醇文宏贍而不浮與人交盡其義不
隨時勢冷熱為向背行已居官一於忠厚不馳騁衒鬻
以投世干顯故知之者少而公不易其意也其為温推
官時樂清縣民陳漁于海它舟貫其釣鰈陳舞矛以紿
之怒且鬬攫其鰈及槖衣委舟順流去陳賂遺巡徼誣

以剽刦之罪捕得掠俾自誣二人以瘐死獄具公審鞫知其冤即解縱其從九人治巡徼罪狀辭服民歡呼聲動海上以為神明公為政大概類此故所至有遺愛辭曰倬彼赤城仙聖所宫中流日溪屈蟠蛟龍厥材孔良楩楠豫章虎豹翬翟有炳其章淑靈和清扶輿委鬱萬物不得畀人間出篤生我公有蓄翢翢既焯其禄亦宏厥聲寧國之治蘇僵博瘠初以詆去民實戴德于甌于閩有偉其蹟驅其螯賊以殖黍稷彼疾其驅公車徐徐

世儒而恃公恬其居順退以年媚於林泉身焉逍遥秀眉蒼顔嘯歌偃側世無不得子孫順慈化其餘澤既壽而康亦熾而昌君子之祥邦家之光彼天如何不俾百年馬鬣峩峩日溪之阡日溪茫茫公豈其藏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嗚呼天乎既喪吾父又奪夫子撫膺痛哭念我何恃穹穹厚厚有時而毀余心之喪其何能已

祭文

祭魯子翬黎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斵喪之胡為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為繩衡天下何以為蓍龜比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歔欷嗚呼惟公氣虹霓而捺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稟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材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頴發而茁秀流蘋藻以芼韻潔黍稷而饋餾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躋既耀

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為崖或巧為機公坦其衷不見瑕
疵有穹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
有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逝嗚呼維
公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凡我同朝矧曰同志
契濶山川阻親含襚終天永訣寓此薄醊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章　儔